

M 乐享生活

“嘎嘣脆”海蜇皮

□ 钟正和

海蜇，这种海洋腔肠动物，颜值、身段特异，没有耳朵、鼻子和眼睛，全身呈胶质透明而粘滑。当这些精灵伴拥着，手舞足蹈、自得其乐地游浮于海面时，像一把把美丽的小伞在那表演健美操。

渔民有句俗语，叫“海蜇水做，阎王鬼做”。鲜活的海蜇，柔软绵滑，体内含水量达 97% 以上，在众多海鲜中名列前茅。正因其娇嫩，更需及时加工。若是搁在那儿不去收拾，要不了三天，海蜇就会悉数烂化。比较常见的方法是即时拌矾、渍盐，致其脱水，加工成易藏、可口，享有盛誉的三矾海蜇。

儿时的我，曾很好奇：腌海蜇为啥要用明矾？直到成年后才知，海蜇能吃的部分主要是它的胶质物，讲究“嘎嘣脆”的口感。为了达到这个要求，加工时得尽量压缩水分，对蛋白质能起凝固作用的明矾就成了最佳选择。

三矾过的海蜇皮，圆形、平整、乳白，富有光泽。皮子如塑料、纸板般薄，像扇子一样可以直立。吃时，先用水浸泡掉盐和明矾，去咸涩味。记得当年阿娘

会用淘米水泡，这样既可缩短浸泡时间，海蜇皮的吃口也更好。

泡好的海蜇皮，切成细条，用冷水漂洗，沥干后摆入盘中。至于调料，因人的口味而异。乡人惯用酱油，若有咸鱼或糟鱼的汁，则味更佳。

夏日，一盆洁白晶莹，犹如美人水嫩肌肤发出诱惑光泽的海蜇皮一端上桌，能让人瞬间明白了：何为秀色可餐！并由此拉开享乐时光的帷幕。

宋朝诗人刘子翥在“水母脆鸣呀”一句中，道出了海蜇的脆爽之美。挑起一箸海蜇皮，刚送至齿间，爽弹、迸脆便直白地跃了出来。经此前一系列的铺垫，泡发开的蜇皮变得平滑黏软，与急欲用舌齿交欢的欲望，形成了暧昧交接，嚼起来咯吱作响。无怪乎有人说：海蜇皮就是脆的海水。真有点那个意思。

当海蜇皮韧爽相宜、咸鲜一体地在口中滑翔了一圈冰上舞蹈，顺喉而下后，原本燥热的胃肠当即清爽得通透透透。

惜乎，随着资源的日趋稀少，海蜇在海产品中的档次已今非昔比。再加上其本身无味，不管与之搭档的原料，味道是淡是浓，都不会过分抢戏，有人想到将萝卜丝混入海蜇皮中，并逐渐扩展到黄瓜丝、莴笋丝、胡萝卜丝、芹菜丝等。此类已非单纯的海蜇皮，虽说滋味不恶，嚼食过程却大大地不爽，往往吃不到一会，蜇皮先给拣光，只剩下蓬蓬花绿色的菜蔬丝，散于盘中，乏人问津。

M 岁月留痕

我当厂报主编

□ 陈茂生

当年，我所在的工厂不大，千余人左右，但效益不错，每逢年节，厂里就发鸡发肉发鱼发苹果发茶叶发衬衫……但不发钱。厂里有钱，领导想办一份厂报，车间里找了三个“文人”当编辑，我是主编。我们从油印、胶印到电脑排版，一步步干过来。每月一期的厂报一四版中缝下方，排列着编辑姓名和联系电话，看着，很自豪。

厂报第一版是领导讲话、重大利好消息，第二版是车间工作动态，第三版留给后勤服务部门，第四版是副刊。除去照片，每期文字近万，差错多多。尤其是年终刊登七八十个先进职工、先进集体名单，最多时错了十

个，被厂领导一顿批评还被职工当着笑料。

作为主编，不出差错是底线也是终极目标。我觉得，重点是标题、领导姓名、照片说明不能错，优秀职工名字不能错。而退休职工的讣告，人家这辈子最后一次把名字印在厂报上，错了对不起人家。

财务科有个“稿费”项目，尽管全年只有几百块钱，但感觉很开心。于是，我们在报纸上发通知：凡子女考上高中、大学的，凭录取通知书奖励钢笔一支，并在厂报上刊发祝贺喜报。

办报的工厂多了，就有企业报协会，与大名鼎鼎的大厂报主编一起开会，感觉特别有档次。尤其听人家随口提及一些如雷贯耳的新闻人物“昨天跟我催稿，烦不烦”，感觉这才叫新闻人生。

后来企业式微，厂报消亡，可很多年后，路遇一位在绿地晨练的老师傅，指着边上的小伙子说：“当年我们厂报上登过他的名字，如今在大学里教书。”顿时觉得，这主编当得还有点意思。

M 心香一瓣

喜欢花儿

□ 崔立

夜的灯光下聚了好多人，围着一个摊位，好几个人手上捧着各种花儿。不就是花儿吗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？在几个人捧着花儿离开时，我看见里面如花的海棠般的一间屋。“自行选择搭配，自行包扎，9.9 元一束花”。靠墙的小黑板上写着。这个价格，能赚钱吗？我疑惑。

我也挑拣了几支含苞待放的

郁金香，捎带上满天星做点缀，再拢起透明塑料纸包扎。但包扎带像和我拧巴起来了，怎么也扎不好。我朝四下探出求助的眼神，终于看到了一个应该是摊主的女人，30 多岁吧，一身休闲服装。

她走过来，在郁金香满天星之间，放入一种宽长叶片的植物，整束花儿一下饱满别致，如众星捧月般地凸显了红色的郁金香，又有了层次感画面感的背景绿叶。这也解了我内心的想法，总觉得这束花儿缺了点什么。

将花儿收拢好，卷起透明塑料纸，轻轻一扎——我好一会没能完成的包扎，女人三两下就轻



《又是喜丰收》 张小荣 摄

M 闵行观察

龙吴路变迁

□ 刘岭梅

闵行区，有两条路最值得历史记忆，一条是沪闵路，建成于解放前，其历史渊源早有介绍；另一条就是龙吴路。

龙吴路主体位于吴泾镇，部分涉及梅陇镇，延伸到龙华。“龙”指的是北侧的龙华，“吴”指的是南侧的吴泾，是市中心连接闵行、吴泾两个工业区的主干道。而总投资 8.8 亿元的龙吴路改建工程，南起江川路，北至中山南二路，全长 18.2 公里。

龙吴路 1958 年始筑，主要目的是为建设吴泾化工园区。龙吴路有上海电化厂、上海焦化厂、吴泾化工厂和吴泾热电厂等，这些厂，是支撑共和国化工发展的重点企业。

上海电化厂生产的烧碱是化工工业的基础原料，上海焦化厂生产的焦炭是当时中国急需发展的炼铁和炼钢的原料，吴泾化工厂生产的氨水和尿素，是当时农业急需的基本肥料。

我认识龙吴路是在 1986 年大学期间，学校组织到吴泾化工区参观。从学校出发，路很不好走，到处坑坑洼洼，车子颠簸得比我外地老家的泥土路还要厉害，农居，跟外地农村没有两样。但进入吴泾地块，起了大变化，天空有雾沉沉的感觉，从未见过的大烟囱直入云霄，冒着滚滚浓烟，鼻子闻到的味道越来越难受。

1990 年，我分配到上海氯碱总厂，几乎每天经过龙吴路，由于路两侧没有下水道，到了夏天，水汪汪一片。路也特别繁忙，尤其是吴泾化工区到龙华那一段，不仅大量货车经过，而且龙吴路靠近黄浦江，江岸有很多货运码头，龙吴路也承载着全市大量渣土砂石的运输，其产生的路面扬尘和噪音饱受社会诟病。

另外，龙吴路上有火车站，往往一封闭至少半小时，而且一天有好几次，在路口等火车过去的汽车排成一长溜，坐在车里的人们只能干着急。

2012 年龙吴路大修改造，道路宽敞了，地下铺设了很好的下水道设施，单线长度达到 180 公里的电力架空线同步入地，将龙吴路的“空中黑色污染”彻底消除。新龙吴路的设计车速由原来的每小时 20 公里提高到 40 至 60 公里。而且，新路中央有 2 米宽的绿化隔离带，两侧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之间也有 1.5 米宽的绿化带进行分隔，龙吴路的交通事故因此得到大幅度降低。

这时候的上海氯碱的产能占中国氯碱总产能的五分之一，上海焦化厂的煤气产量占全上海供应量的一半以上，可以看到当时吴泾化工区的重要地位。

如今，由于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变，吴泾化工区开始逐步退出，虹梅南路等道路相继建成，2023 年龙吴路外环线到华展路拓宽工程竣工，龙吴路的运行能力再一次提升。

龙吴路以前只有龙吴线一条公交线，乘车特别不方便。现在增加了多条公交线，不久，龙吴路将有轨道交通 23 号线途经，其站点几乎覆盖道路全线。

M 人在旅途

鸣鹤小镇 风烟古

□ 钟敏

江南的古镇都似曾相识：老树闲云幽道，小桥流水人家。江南的古镇却各有不同：每一个都有它的特点，每一处都有历史故事。

初夏去了鸣鹤古镇，它位于慈溪市观海卫镇南部，有千年的历史，是我国历史文化名镇。它依山成街，曾因“鹤皋风帆赛姑苏”而誉响江南。

如今的鸣鹤，已经不只是山石“形如鹤翅，舒而喙张”的偏僻小镇，流水两岸，商贾林立，每天的游客来往熙熙，寺庙也修葺一新，香火颇旺，古镇已成了新的打卡点。

小镇常新，风烟古。虽然很多地方都已新涂抹过，湖滨也新建了休闲文化广场和商业区，但我总觉得，这里到处流淌着古韵，古迹古桥，连河水和风烟也是古的。

东晋时有个天文学家虞喜，他的“安天论”等学说，为古代科学家祖冲之创制《大明历》奠定了基础。虞家还出了一个文学家虞世南，我清楚记得那只“垂

松完成。

几分钟后，我把那束花儿送给了母亲。母亲住的不远，以前给她收拾房间时，总感觉房间里缺少了什么。而今天，我把那束饱满别致的花儿放进桌上的花瓶，原本苍白的房间顿时增添了色彩，一下子听到了春天的声音，连从不喜欢花草的母亲都说，真好看。

待了好一会儿，回家又经过那家花店。店里已经没有顾客，只剩下一小屋子挑拣的凌乱花儿。心里好奇，我问女店主，你这个花儿卖 9.9 元，能赚钱吗？女人微笑着说，我有一个非常大的花圃，我喜欢种这些美丽的花。

缕饮清露，流淌出疏桐”的《蝉》，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。那只在桐梢上的幸运蝉，唱了一千多年，如今继续在人们的心里唱着。
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鸣鹤镇上的金仙寺，就初建于南朝梁大同年间，其间几度毁坏又几度修建。金仙寺背靠禹王山，面临白洋湖，素有“依山而兼湖之胜”的美誉。1942 年，浙东抗日武装在金仙寺成立了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，寺院成为抗日活动的重要场所。

绕山环湖的名胜古迹，造就了鸣鹤的辉煌。1989 年，信众捐资扩建寺院，现在的金仙寺，有佛殿、天王殿、望湖楼等，有殿堂房舍一百七十二间，占地四十二亩，殿宇恢宏，成为浙东地区较具规模的佛教之地。

鸣鹤形于盐而盛于药。古镇在明清以来就是中国医药业的发源地，有“国药才集浙江，浙江有慈溪，慈溪首推鸣鹤场”之说。药材馆现位于湖滨广场内，馆内四周挂有 150 多家国药老字号品牌，其创始人大多是慈溪鸣鹤人或在开设的著名药铺，如清代南北两大国药店“北同仁堂、南种德堂”。此外，鸣鹤还有相当规模的国医馆，是一个集中医诊疗、养生保健、健康管理、学术交流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医疗场所。

鸣鹤小镇风烟古，走在老街上，总会忘记今日是何时。

女人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我，你猜一下我的年纪？我愣了一下，一般女人是最不愿别人说她岁数的，她为何反其道而行？我鼓起勇气说，你 30 多了吧？女人笑了：五十有一了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。女人说，我喜欢花儿，也喜欢一切美丽的东西，虽然花儿卖 9.9 元，我不赚钱，也不亏钱。

女人和我说话时，手没闲着，三两下从那些凌乱的花儿中搭配起一束美丽的花，拢起透明塑料纸，用包扎带扎好，“送给你。”她对我说。

我惊喜地接过花，连声说，谢谢，谢谢你。